

古今遊記叢鈔

卷之四十三 東三省

遊鳳凰山記

明 王愼中

自遼城東行三日。出連山隘。又一日至鳳凰山。去朝鮮境尙有百餘里。土人稱爲開州。其地蒼莽無人之場。山勢周環。連亘不絕。惟南面少缺。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。首尾低昂。大麓偃伏。左右若兩翅。東西相望。宛如一大山。不知其中能寬闊空隙也。予初以使事。未遑登覽。春三月廿有二日。還過其地。遼東都司李君本正。以千五百騎行逆。適日莫。按營於此。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。三人連轡。鼓吹而前。皆疊石爲城。隨山障塞。巉巖崩毀過半。其缺處爲門。石臬鐵樞。沙土中猶隱約可見。門外稍東。西向有水關。架石作梁。水聲幽幽然出叢薄間。若訴語者。入門左折而西。高崖絕巘。上有土臺隆隆。意當時瞭遠處也。右折而東。盡谿谷涯際。有舍一楹。覆地爲椽。上無片瓦。惟朽餘壁立。不知何人所常依息。疑野人射獵時信宿草具也。自茲北行。皆平曠。幾二里許。石級頽

殘瓦礫零落。若官府廢治。又二里許。正北山坳處。適與所入門相對。皆灰隔重石爲關。兩旁積石。方尺者千餘。若將下墜。卻敵者。極北南立。四顧平帖。藏風蓄氣。眞天造地設。儼然千家城郭。四隅松柏彌山。荆榛被道。豺狼虎豹麋鹿狐兔之迹。交羅其間。不可復進。徒擁立流望。惆悵興思而已。或者以爲殆全燕時郡邑。又以爲故高麗時城堡。又相傳唐太宗征東。下其地。嘗頓兵於此。是皆不必盡然。而亦未必盡不然。但其東北與女眞海西之境相接。而此山正當其衝。故當時立城置守。以控扼之。經營締造。可謂得矣。又孰知今日淒涼荒落。而爲過客之悲也。嗟夫。禹貢職方所載區域。變遷更置。不知其幾何。而始致今日之全盛合一。遺踪故跡。無處無之。得失興亡。各由其道。是皆不足弔者。而暇爲夷狄悲哉。相與一笑。還營書此爲記。

千山遊記

戚馨蘭

遼東多佳山水。而臨觀之美。尤以千山爲第一。是山也。北起襄平。南界鳳海。綿亘二十餘里。奇峰聳拔。狀若蓮花。又名千朵蓮花山。山中古剎林立。勝蹟極多。香巖大安中會龍泉老觀。其著名也。民國八年暮春三月。余偕友人來遊此山。時嫩柳初青。雜花滿樹。

陽春煙景。顧而樂之。行數十里。東望有山。層巒疊嶂。佳氣蔥蘢。友人笑謂之曰。此千山也。乃望南谷。載欣載奔。林壑漸深。泉石漸美。忽一峯高起。直上摩天。曰仙人臺。臺下卽香巖寺。外有重嶂蔽之。遙望之不得見。但聞白雲深處有雞犬聲。復行數百步。峰迴路轉。巍峨宮殿。突起目前。奇幻倏忽。易勢分形。桃源天台。不過如此。回顧岡巒重疊。如列錦屏。無石不奇。有松皆秀。洵勝境也。既至寺門。有僧出迎。導入院中。見老松一株。枝幹虬曲。濃陰密布。不見陽曦。前後二殿。皆有佛座。深簷跂翼。層構飛翬。東西兩廊。各五楹。一爲經堂。一爲客室。殿前矗鳳。負石碣十有二。其最古者。風雨消磨。字多殘缺。苔蘚模糊。尙有年月可辨。蓋大明正德八年重修也。寺外左有白塔。右有龍潭。後有高閣。旁築精舍。卽俗傳雪花老祖得道處也。寺之西南。兩峰對峙。蔚然深秀。曰西天門。風景絕佳。爲本山之冠。遊畢止宿僧舍。寺主秋巖禪師。狀貌奇古。雅善清談。自言山左曲阜人。十數年前。從軍至此。遁入空門。其徒曰德安。直隸靜海人。曾充本籍小學教員。去歲全家罹疫死。感傷身世。棄俗歸山。今剃度纔數月耳。該僧通經術。工書法。與談佛理。甚玄妙。嗚呼。幽巖窮谷。不乏高人。如德安者。豈尋常縉流之所及哉。是夜微雨。曉起望之。仙人

臺上雲氣氤氳。上與天接。俄而降至山坳。宛如橫帶。晦明變化。氣象萬千。耳目幾應接不暇矣。午後開霽。遂行。越嶺至中谷。形勢爲之一變。峭壁嶙峋。數十丈高。古木蒼藤。蔽虧掩映。忽見一山。狀如覆甕。曰金缸山。山下怪石林立。如猛獸。如獐鬼。森然欲搏人。望之生畏怖。山半有廟。曰大安寺。十八羅漢洞。卽在其上。窺之幽深。窮不見底。相傳明季李堂夫婦。隱居於此。後皆得道。白日昇天。蓋後人附會之辭。不足信也。由此復越峻嶺。雨後泥濘。行之甚艱。至中會寺。入室少息。寺主法元上人。僧立保產社長也。人極清雅。談吐風生。畱一時許始去。中會寺居千山之中。地勢亦極幽雅。茂林若錦。秀巘如屏。而鳳朝觀一石。尤奇特瑋麗焉。出谷西行。路漸坦。越十數里。復入北谷。卽龍泉老觀諸山。形勢又爲之一變。岡巒起伏。澗谷幽深。蒼松怪石。不可名狀。及至無量觀。日已薄暮。望門投止。遂寄宿焉。道人朱子明。素與余友善。殷殷招待。意甚懇摯。自言皖省人。曾歷遊五嶽及終南太行天台匡廬諸名山。惟蜀之峨眉未至。各地名山佳水。多較此處爲幽。而道風不及焉。次日。道人復導余等遊覽。由山下歷石磴數百級。始達殿門。門內正殿三楹。中塑三官像。左爲呂祖。右爲邱仙。卽撰西遊記之邱真人也。殿有聯云。一極是道。

崇太極還從無極起。三元爲善長。三元總是一元分。出觀西折。再歷數十級。南向有門。曰小蓬萊。碧瓦朱牆。居然仙境。其上曰西閣。塑觀音像。閣外聯云。一水界遼河。山通華表。歷數代毓秀鍾靈。眞乃東都勝蹟。千峯拔地。萬笏朝天。看四時晴嵐陰雨。遙連南海慈雲。一閣西有客堂。地勢極塏爽。俛視泉石。旁瞻谿谷。煙雲變化。林麓向背。皆在窗檻間。時萬籟俱寂。惟聞鳥聲。令人慨然有出塵之想。出西閣門。北轉至羅漢洞。洞下有石。敲之作木魚聲。曰木魚石。洞左迤南有堂三間。曰老君閣。閣後石上建玉皇殿。曰玉皇頂。勢極高。望之如層樓。殿後絕壁。峭不可登。好事者鑿爲磴。僅受半足。磴凡有八。俗名八步緊。左右澗谷。下臨千仞。誠險境也。觀後石壁。隆然高起。其色蒼黑。摩崖有字。曰振衣岡。岡之左右。怪石森立。纍纍欲墜。山無片土。松生石罅間。亦奇觀也。循徑西行。下至山麓。見有巨石。其圓如卵。上刻太極石三字。倒置路側。旁鐫小字曰。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。此石翻身。蓋太極石原在山巔。始於是日墜落也。石下有廟。曰祖越寺。亦本山五大寺之一。今則勢將頽廢。無足觀矣。復西行。約二里許。忽見山口折而北行。路漸狹。石徑齒齒然。旁有大松。曲者如蓋。直者如幢。立者如人。臥者如虬。松下草間有泉。

流出水觸石鏗然有聲。友人告余曰：「此龍泉之水也。由是前行，谷益深，林益密，幾迷途不知所往。忽覩石門高大，聳立眼前。既入，則峭壁危崖，仍無出路。惟東南一角，髣髴若有光，急趨就之。見鑿石爲門，旁刻「漱瓊」二字。門甚狹，僅容出入。復行數十步，豁然開朗，別有天地。宮室壯麗，樓閣雲連，金碧輝煌，光華璀璨。余遊至此，有觀止之歎矣。既入寺門，前有法王殿，殿上有聯云：「長白發祥，疊嶂層巒，朝拱遙看千笏列。」龍泉擅勝，深庭幽壑，巡遊曾引六飛來。」此聯乃襄平王太史爾烈所題。蓋因清高宗巡狩東遊，曾幸此山，駐驛龍泉寺故云。法王殿後有大雄寶殿三楹，極壯觀瞻。殿中佛像三，高皆丈許。法相莊嚴，金光燦爛。兩楹有聯，亦王太史題。左曰：「龍之爲靈，昭昭降雨，出雲何必獨推東嶽。」右曰：「泉之不舍，混混煙波，柳浪無難更作西湖。」據老僧云：寺中舊有高宗御筆甚多，因迭遭兵燹，今無存矣。寺東有閣，曰「藏經閣」。閣後松樹，殆以萬計。其中有亭，曰「萬松亭」。亭後石壁峭立千仞，摩崖四字，曰「吐符應生」。未詳其義，亦不知何人所題。石壁穴中有泉湧出，蜿蜒而下，其勢如龍，故曰「龍泉」。由寺牆西北隅流入，僧引其水入厨。寺西有閣，閣下爲鐘樓。樓後巨石屹立，約數丈高，上刻「屏藩獨峙」四

字。乃清遼陽州知州徐慶璋所題。甲午之役。徐公募民勇。抗強敵。卒保危城。厥功甚偉。題此蓋以自況也。遊畢。復尋石門而出。回首翹望。樓閣皆空。但聞石壁中水聲淙淙而已。余與友人相顧而駭。幾不知身之在何境矣。徘徊久之。復西行。至洞天一品石。遂分歧路。南至南泉庵。北至五佛頂也。南泉庵在山最深處。亦黃冠之所居。戶對青山。門臨綠水。地勢雖不及龍泉老觀。然較勝於大安。殆與香巖中會髣髴耳。遊畢出庵。復經洞天一品石。循北路行。陟岡西望。見四五高峯。皆極險峻。而最北一峯。矗上雲霄者。卽五佛頂也。山椒有石佛五。故曰五佛頂。頂前有廟。曰白雲觀。望之如在雲霧中。觀後絕壁。勢如倒懸。賴有孤松。攀援可上。卽俗所謂救命松是也。山之高。約四五里。余登未及半。足疲甚。一息如是者數息。始至白雲觀。少憩。復登山。愈高。勢愈險。奮力而上。卒陟絕頂。下視羣山。星羅棋布。雲起波湧。自鳳岫川及遼海。四縣邱陵。皆在眼底。而附近諸峰。則渺乎小矣。南望遼河。縈繞如帶。西望閭山。隱約可辨。余與友人相顧而嘻曰。不至此地。安知此山之上。有若是者耶。嗚呼。吾因之有感矣。夫天地非常之觀。常在於險遠。非有志者莫能至也。余之遊此山也。始而易焉。既而難焉。終不畏難。而難者亦易矣。不獨遊

山如此也。天下之事莫不皆然。夫古今英雄豪傑立大功成大業者。無不先難而後獲也。雖然亦有難者。登高陟險。失足則顛。作事圖功。失計則敗。吾人持身應世。宜常存戒慎恐懼之心。則履險如夷。終無隕越之患矣。余之遊此山。所得者如此。豈止玩夫山水而已哉。遊畢下山。投宿青雲觀。次日遂歸。既歸數日。因追記之。

遊千山頂記

清張玉書

遼陽城南五十里爲千頂山。山多奇峯。巒岿稠疊。不可屈指。故名千頂。僧寺最著有五。曰祖越。曰龍泉。曰中會。曰大安。曰香巖。其創建在元以前。顧不得其詳。循城南南里許。山色凝碧。籬落類江左。至八里村。有梨百萬樹。雨後吹白如雪。踰石門。度七嶺。東南行爲湯泉。泉近濁。可滌不可飲也。入山經邢厓。路徑仄偏。萬峯回互。鳥鳴樹底。雜卉翳翳。梨最盛。彌漫山谷。七八里不絕。過南塔。有官亭餘趾。勝國時將吏休暇之地。又數武至祖越寺。寺環山而構。面俯背倚。左拱右揖。高輒數百仞。巒巖洞石。名各肖形。有仙佛蓮月。孟鉢螺髻獅象之屬。惜無名流持擇品評。故稱名近鄙而不變也。由寺東緣磴而上。脫帽杖藜。盤礴沙礫。數百步得巨石。石形如丸。以杖許兀踞峰頂。淩虛聳特。不敵而仄。

石上爲松坡。爲石佛巖。爲羅漢洞。洞對面曰振衣岡。磨巖大書。蒼潤可愛。名氏剝蝕。略見髣髴而已。又里許。歷危磴數百級。石巔鑿壁爲斗室。顏曰無梁。昔有僧精梵律者。常棲其地。他僧處之。或觸鬼物。或虎嘯於側。中夜惴慄。不得安息云。

自祖越折而西。可五百步。兩岸夾峙。劃然如門。旣入。泉流泠泠。如操石琴。溯流而上一徑。盤紆古木間。直達龍泉寺。聞粥鼓聲。與泉聲相應。鞦韆鳥語。雜沓其中。泉出寺後。彌勒峯。峰左有石洞。方幅數尺。珠光噴湧。穿澗而溢。寺僧截木承之。剗腹數竹。引入牖下。若懸溜。凡祖越所見西北諸峯。皆在寺東。峯勢詭異。遊者目駭心蕩。不諦視。不能辨也。寺延袤數畝。其結構亦依山偃仰。有曲折迴環之致。故山徑峭窄。而取徑特奇。寺爲故相國范文肅公舊遊地。其子忠貞公所書尺幅。寺僧寶而藏之。出以示客。結構嚴冷。如見其人。

龍泉距中會不十里。山徑曠衍。虎迹縱橫。竟日無人行。晨起循龍泉麓。折而南。有牝鹿數十。注坂徐下。僧曰。此鹿就澗飲耳。頗與人狎。然時落虎口。至中會寺。寺前爲水閣。方廣半畝。夏秋之交。霽潦溢漫。九谷之水。匯注於下。閣因是得名。其盛時。水石交映。禽鳴

魚泳。頗極登臨之勝。今閣久傾。而水勢亦湮塞。所謂九谷故道。無識其源流者。中會在五寺中。最爲闐寂。刹非舊觀。僧恥若遼陽人。有學行。築室數楹。書史堆案。西南諸山。皆倚室東隅。而松苔峯西峙。與粥魚庵相望。嵐氣環匝。視靜而聽遠。坐移時。窅然深也。出中會行十里許。草樹蓊密。溪流鏘然。水穿石中。時露時伏。是爲大安寺山址。又里許。徑路盤紆。下馬拾級而上。行五百步。徑漸平。復騎距寺半里許。奇峯疊嶂。聳出雲表。如立如拱。孤挺峭厲。率去地數千尺。寺枕山之中。前俯後仰。萬象盤鬱。入寺憩五峯丈室。閣鈴松韻。時發異音。久之。邀兩僧導遊。人授一藤杖。循百佛堂。過薛庵。至瓔珞峯。峯突兀無梯。膝行而上。有泉出石旁如盎。旣下。入萬松林。逶迤里許。不見天日。野卉數十種。色丹而妍。錯互於古松之陰。幽麗特甚。自此山益奇。徑益仄。沙礫雜糅。積葉數尺。怪石怒攫。下視無際。心惕然而危。乃令兩僧前推後挽。策杖其中。同行七人。穿叢莽。拂朽株。纍纍然趾踵之相錯也。行十里許。至羅漢洞。洞深五六丈。懸巖後阻。壁對峙。有明嘉靖華亭學士蔡題石。出洞折而西。遙望石穴如牖。爲雲封洞。背洞過馬蹏峽。常衆山之中。南面通明。北俯中會。若襟帶然。又百餘步。經石門。渡嶺。天風乍起。山木盡號。仰睇仙

人臺一峯斗絕空際。疑不可卽。循磴道而上。約數十尋。至臺址。左深潭。右絕壁。環顧諸山。盡在胯下。臺上布枰。柳州記仙奕山。庶乎似之。其矗立萬仞之巔。峻嶒奇詭。飛鳥垂翼。虎豹卻步。中原諸山所未有也。此山居大安中會香巖之間。山脈之所萃。故遊大安者。指爲盡境。折而下。則去中會爲近。於時夕陽在山。陰氣慘肅。不及返大安。遂循香巖而西。距仙人臺二百步。有徑東南行。孤峯旁突。爲觀音閣。閣久廢。而其地特勝。衆山環列。蔚然巨觀。又東爲夾峯。元僧雪庵棲息之地。峯下爲洞。洞口正黑。傾仄不能措足。手捫一穴。僅容膝。兩石離立。橫木其中。履木下。見深塹。側身而入。攀穴而出。極山行之險。甫出穴。復對立一峰。架木爲梁。闊僅踰尺。引絙乃度。夾峯之名。以此。仍觸險出洞口。歷鸚鵡石。雨花臺。循錦繡坡。至香巖。日已暝矣。僧言深夜常聞虎嘯。繞佛閣數匝而去。遂閉戶就宿。曉起。捫石碑。得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庵塔記。字畫漫漶。不可辨。強衆僧鈎剔滌除。纖翳盡去。所刊缺者。纔七八字耳。文載雪庵始末甚詳。字體亦道潤。諸寺碑版之文。以此爲最。由山後循舊徑度嶺。又尋別峰。東過雙井。撫朝陽寺碣。折入松林。徑大安而返。千頂之勝。以大安居首。而山徑奇特。實香巖大安交會之界。以道出諸山之背。

遂與深隱。多見側勢。登覽者憚其僻遠。往往避而就夷。皆未能得茲山之勝概也。康熙壬戌記。

營口雜記

清 諸仁安

沒溝營係奉天府海城縣之海口。長城山海關外八百餘里。向通江南沙船。浙江寧船。天津衛船。今則各國通商。變沙漠而繁盛矣。內卽牛莊。其市面比營口較小。故中外商賈皆聚於泊船之處。

春無花卉可玩。夏無蚊蠅。秋極蕭索。冬則地凍開裂。人乃塞向瑾戶。

夏季黃昏。北斗臨頂偏西。

八月纔見雪。九月初見冰。冬日河面驅車。至春分冰碎。外海潮始進來。水加冰上。半卽消化。半推出海口。順落水而去。故海船不可早往。恐被割也。當凍之始。潮加冰上。卽凍。望之如山。

北人砌火坑。皆在南窗下。孔子問伯牛疾。所以自牖。執其手歟。燒炕或用柴。或用煤。煤氣有毒。能令臥者不醒。故房內必置一盆水。以收其氣。

寒氣易入。住屋不使有隙。而火炕火盆。其氣不出。每見紙窗內有屑如霜。人亦不免鼻煤。

長城外有地風。燒炕甚易。南人受此風。易成風痺疼痛。卻難除根。宜服養血藥之性靜者。

天少下雨。夏日偶得大雨。少見細雨連宵。故屋上可蓋高粱梗。或覆以泥。鮮用瓦者。惟西大廟祀天后之處。無異南方。而無粉壁天花板。皆糊花紙。仍北派也。

其大戶廣築其周圍之泥牆。屋皆附牆而空其中庭。以便堆積。有喜慶等事。則蓋以篷子。

海口水鹹。必取水於池。冬則車冰。

柴雖不貴。而用之卻多。貧者燒以馬糞。

住家冬季之日。用抵春夏秋三季之多。

文人不多。罕而見珍。其市半係山東人。錢以一百六十文爲一吊。蓋州貌口。以一百六十四文爲一吊。

火炕雖夏亦燒。乞丐冬亦服裘。

夏不甚熱。倘日暮起西南風。可披夾衣。午刻亦不須紗葛。謂茶葉性寒。恐瀉。卻飲生水。冬日亦然。

如有客來。畧加茶葉。煎於煤爐。淡而乏味。更有煤氣。

嬰孩初生。浴以冷水。據云欲死者卽死。其不死者精神加好。

住家店鋪。一日兩餐。其兩餐之多。可比南人三餐。而第二餐卻在未刻。夜不患飢。黃酒味苦。飲必加以冰糖。營口以北。其人皆飲燒酒。

菜必甚淡。或加香料。宴客必盡一日之長。

亦有酒館。夏日每宴客。菜儲南北之品。侑以大戲或戲法。

垂髻者歌且舞。皆北音。畧知崑曲。

朔望食麪。餘食高粱。或加以生水。高粱者古名稷。

平日食物甚儉。惟過年甚豐。

拜年者必先拜其所供之影鐙。影鐙者。外畫財神。內點以燭。有八尺餘長者在中。左招

財。右利市。

元宵放花礮迎鐙。有鐙官。并有鐙官娘娘。

其竈神一男一女。更貼污穢之形於廚。名曰避火圖。大非處家所宜。虔告北人。此風早革。

燭以牛油爲之。祀神亦然。此風亦宜革。

雜貨有不能急售者。亦搖會如西人然。

白米價亦不貴。北人不知用水之法。一煮之後。棄其水而蒸其米。食之少力。故鮮有食者。

糯米細圓而黃。性如南方糯米。可磨粉做餅。

元豆青豆。油大半由法庫門外車來。冬日至。

斗甚大。每斗抵上海二斗四升二合。今則略小。

大葱可蘸醬以生食。茄圓如碗。白菜不及石島。

酸菜湯。天將冷。先以白菜一煮。置於甕。數日必酸。便不再壞。冬日和豬肉以爲湯。

梨乾。冬以梨子切片爲之。更有冰梨。食之以解風火。

醉棗。秋采棗浸以酒。冬不壞。色加黃潤。

無心棗。色紅無核。係大山來。

蘑菇。價廉。胡桃或尖。葡萄亦多。其青而長者。係天津來。

凍魚。有數十斤者。係邊外車來。

銀魚。大於南洋。

偏口魚。一目。其口偏。形似鱸。非王餘魚。可食。

海參魚翅。不貴。醃魚子切片。蟹黃曬乾。

雄雞。雌雞。貴。上屋而棲。不忌。

羊。甚大。亦有黑而略白者。角甚長。

豬。由邊外販來。千百成羣。醃於海船。載往江浙。白露之後。屠聲甚慘。先擊其首。故血不

全出。而味欠佳。

天蠶成繭。絲色亮。可爲紬。繭蛹甚大。土人食之。

貂皮狐皮。由邊外販來。其毛溫厚。而羔羊灰鼠等皮。其價不貴。若買鹹硝。不宜帶南。狗大噬人。入棧房必偕熟人。狗走屋上。亦不忌。袖狗甚小。玩之者藏袖中。

百靈浴以沙。係邊外來。又有伯勞。北人皆臺養。

北人少病。有病必重。死則速斂出柩。急放鞭礮。有寄骨次。以寄族人之棺。題其額曰早回故里。

其謝喪者。喪父挖左鞋。喪母挖右鞋。俱喪者兩鞋皆挖。

有寒凝之疾。一食卽吐。北人可服生附子。若南人則不可輕服。瘧疾南人由少陽出。可以汗解。北人係臟瘧。甚重。

不必種痘。偶有出天花者。面麻。

飲燒酒。臥火炕。并用火盆。却無喉蛾之患。長城外地氣苦寒。則然。

北地種參。臺參爲上。廠參次之。洋河參王城門參又次之。俗名草根子。有子可種。畏日照。價不貴。而人參罕見。